



青梅煮酒

梁柱之文脉

◆沈望舒

匾额春秋

在韩国参加一个文化研讨会时,一名韩国学者表示,他们集中了千余面传统匾额,拟启动向联合国的申遗程序。作为中华文化代表之一的匾额,竟然在他国受到如此重视,笔者不禁心中一恍。

匾,古通扁;额,在汉语里首指眉毛以上、头发以下部分,通称额头;再称建筑屋檐下或横梁之上位置的器物名,如匾额。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数千年“道统”的经典标志,匾额曾经蔚为大观、遍布城乡,以致有堂不匾,犹人无面目之说,被形容到几乎“无匾不匾、无室不匾”的程度。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就叙述了大观园建成,其亭台轩馆皆匾额,皆制,皆有匾的始末。

匾额代表了一种传统文化,匾额文化也彰显了责任担当、家国情怀和价值追求。

门楣上大好河山的匾额使代国人胸中泛起思乡愁、敬故土的波澜。晚清戍边名将左宗棠重建嘉峪关后,置所书“天下第一雄关”匾于关楼。一朝重臣以天下为任、甘作卫国“雄关”的担当精神直冲九霄。孙中山题词“天地正气”匾,自信与唤起民众之情跃然字上……匾额的高远之心。

匾额中还书写了历史,记录了时代沧桑。其苍劲有力的书法记录了辉煌与进步、悲伤与坎坷、实感与真情。北京中山公园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牌坊,用百余年间从“克林德碑”、“公理战胜”、“保卫和平”3次匾额内

容的变迁,诉说中国从任人欺凌、积贫积弱,到大国复兴、履行国际义务的一段历史。

去过山海关的游人,多会受到长5.9米、高1.5米“天下第一关”匾吸引,是它将一处建筑形态在长城千百里关隘中并不突出之地升格为名胜。不过,若知晓其真匾在日本侵华中被携运东瀛,现在的匾只是一仿品时,那种单纯仰望祖宗伟业的心情或许会添加些许复杂。

在浩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匾额内容因其精粹、精致、经典的特质,位于“纲”与“睛”的显赫高端。然而百年未却历经旧城改造、农村商品经济等社会洪流,加重了对它的内外损毁。伴随对历史文化认知、认同、共识的危机,匾额文化元气大伤。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多次要求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光荣历史的宣传教育,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作为拥有太多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等价值营养的匾额文化,终于迎来可以再度辉煌的春天。

虽然匾额并无痴迷者“字字珠玑”般夸张,但确有高擎铭刻人心、屹立社会、远播世界之中国文化大旗的潜质,有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为实现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的能量。研究和

振兴匾额文化,功在千秋,需要我们不断努力。

努力一,发掘抢救保护。大量匾额在无视、忽视中消亡,实为无奈之实。应向有文化自觉地区学习,深入调查摸底,落实抢救、保管、保护的相关细节,抓住传统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并发扬光大。

努力二,整理与研究。虽然社会民间活态的匾额文化式微,但在传统文化的国内热爱者领域,藏家大有人在。亟盼有历史匾额资源人士、组织能够多方互动,梳理匾额文化,厘定匾额在制度文化、传播文化、社会文化中的关系,从而创造新时期的文化内容和形式。

努力三,向国际社会传播。事实上,匾额文化早已辐射海外,尤其在东亚、东南亚等地枝繁叶茂,成为国际现象中东方文化的经典。我国当以新型大国胸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纲,在国内外以更强劲、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魅力来传播匾额文化,谱写展现中国时代作为、充满创新协同共享精神的大文章。

流光飞舞

天山拾柴

◆张绍国

30年前,战士扛枪也拾柴,那是在天山山区。

巩乃斯草原的冬天,来得既早又猛烈,去得则很迟。从西伯利亚袭来而来的寒流,挟带着无尽的风雪呼啸越天山,像饥饿的狼群嚎声,昼夜不停地在营房上空盘旋,凭添十二分寒意。这使刚刚来自温暖水乡的我们,不得不大铲大铲地向炕灶里添煤取暖。铲着铲着,配给的煤就显得不够烧了,以柴代煤成为唯一选择,这也是连队为厉行节约,历年来积极推行的措施。于是义务拾柴,成为要求进步、渴望荣誉的新战士为之争先恐后的事情。

营房就坐落在横亘的天山坡上。抬头望去,天山沟壑纵横,森林密布,是天然的柴场。我们拾柴,通常在星期天或节假日,吃过早饭,拿上一根绳子或背包带,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其实,拾柴并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情,由于驻地的牧民一日三餐都要靠上山拾柴或砍柴燃煮,附近已很难拾到柴,拾柴要走很远的路,甚至要翻山越岭。

我们总是向峰高林密的地方攀登,以便拾得多、拾得快和拾好柴。穿着厚重的棉衣和大头鞋,跋涉在齐膝深的积雪上,积雪像块巨大的磁石,粘粘吸附着我们的双脚,每迈进一步,都倍感吃力。而拾柴的密林,就好像用和我们相同的速度后退着。我们为欲速不达而急躁,汗水很快濡湿我们的衬衣和帽子,寒冷却不知不觉消失了。

茂密的森林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片梦幻神奇的世界。参天的雪松、苍劲的胡杨、挺拔的白桦、婀娜的红柳、婆娑的野果树等,像披着洁白的婚纱,根连着根,臂挽着臂,相互深情地凝望、诉说和倾听。儒雅的梅花鹿、羞怯的黄羊、憨厚的野猪、顽皮的松鼠、俏丽的山鸡等在林间悠闲地漫步,独享这份自由、温情的诗意。

人类原本也是这个世界的一员,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爱因斯坦曾说,从生命一开始,大自然就向我们心灵里灌注进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的爱。初来乍到的我们,对大森林中的一草一木,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新奇感。

我们不仅忘记了寒冷的孤寂和世俗的纷争,像久别的亲人重逢,与每一棵树拥抱,追逐着每一只惊逃的动物嬉戏。我更一改往日的郁郁寡欢,放开喉咙,向着银黛色的崇山峻岭高呼:天山,我来啦!大家被我感染,一齐放声高喊,整个天山就回荡着我们激越的声音。我们的心胸顿时被森林的浩瀚博大、天山的雄壮巍峨、草原的宽厚执着、冰雪的晶莹剔透充盈着。

我们尽情地享受着青春与大自然交融的酣畅与美好。饿了,掏出随身携带的馒头,就着落在松针上的干果野餐。渴了,扒开积雪,掬起清澈的山泉痛饮。累了,躺在雪地上,一任雪后初霁的阳光和松鼠摇落的雪花洒满全身,目光却不停地追随着盘旋在蓝天上张开双翼的山鹰。仿佛,那山鹰的翅膀上,正驮着我们的理想、追求和未来。

柴是在赏景忘情之余拾好的,不过这时太阳也快落山了,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背柴下山。就这样,我们的心不断地被新的期待鼓舞着,感觉寒冷的冬天并不怎么难耐,甚至还有种特别的情趣。

显然,我们把拾柴当作了一种特殊的冬游,当作走进大自然、陶冶美好情操最直接的方式,更当作适应军营艰苦朴素生活的一种历练,进而牢记并担负起军人这个称呼所赋予的神圣职责。

我们拾柴,就是铁血青春与边关的一草一木共燃的过程。我们用绿色的和平之火,照亮和温暖了边关的岁月。

保留一份亮堂的文明

◆梅洁

当我走进渝西铜梁“匾额博物馆”,倏忽有些惊愕:一个钟爱参观博物馆的人,曾经走过了中国、法国、意大利许多博物馆,但却是第一次走进匾额博物馆。

眼前,500块飘着楠木、柏木之香的牌匾,引领着我们走进先祖们吉祥祝福、歌功颂德、正风俗、厚人伦的远古岁月。

乾隆5年的“杖朝晋年”匾走过了270年。晋代表着70岁,这是对一个一生正气凛然、直至老年拄杖上朝也要“死谏”的朝廷大员的人格铭记。

光绪34年的绘满蝙蝠、云扣的雕花匾“蜀国天长”“民怀其惠”“蜀都永赖”,表达着百姓对一方官吏为民所为的心怀感念。乾隆45年的“艾发重添”“萱草恒春”匾一样,古风郁郁,躬行着人间的孝悌善良。

乾隆37年的“梵刹普英”匾和乾隆45年的“坐破蒲团”匾,显然是赞叹德高望重的修行僧人。而民国24年的“销我亿劫”匾乃是修行大德洗净自心、普渡众生之劫苦的宏真大愿。两者相辅相成,使我们轻轻触摸到了埋在岁月深处的信仰的温暖。

而民国18年铜梁名流刘庚鱼送给友兄宝森的“无乐极乐轩”匾,更是独具机杼,211字的匾文把一个正气凛然、乐善好施的正人君子、阡陌人杰写得峭拔伟岸。

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的题楷“萱文茂矩”匾雍容谨严,近代草圣于右任的“福寿康强”“贤母天荒”匾雄宏婉丽、仪态万千,而清代

翰林院总编撰吴恩鸿的“琼江书院”匾无不洋溢着巴蜀人粗犷、文秀和稳定、内敛。

铜梁人说,这里的500块匾额原本是1949年前后从各家各户“没收”而来,因放在一乡镇粮库充当放粮食的木隔板(防粮食受潮)而躲过了那个动荡年代破四旧的灾难性毁灭,实在是不幸中的一幸。

走在这些历经浩劫而幸存的牌匾的廊道,我开始想像那个时代。想像那些在门顶、厅堂挂着这些匾额的人家,想像我们的先辈曾经有过的生活。牌匾、祠堂、族谱、书院、家训、婚俗、祭祀、寿诞……先人们一代又一代,自律也自在地完成着这些生活必须的仪式,这些仪式最终化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化成了乡愁,化成了日子,化成了性德,最终化成了一个民族千年的文明。

一块匾额,浓缩了一段历史,记载了一个人物故事。两年前,我到江西万年参加一个笔会。一群作家,一群张着惊奇、探寻目光的文化人,怀着探访的心来到营里村。村中有一座南宋著名人士、教育家柴中行开办的“南溪书院”。柴中行号南溪先生,书院就此得名。

因目睹了朝廷种种腐败和闹剧,仅50岁的他,便以年迈为借口退隐于江西万年营里山中,办起了南溪书院。

作为古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经历了30年宦海沉浮之后,柴中行的生命状态和人格建构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轻易窥探得到的。但我们从柴氏家族的谱系里,还是能清晰地读到他的“捐盐息以惠远民”;著书批评时政时“首论主威夺而国势轻,次论士大夫寡廉鲜耻,以骨鲠宜养天下”,刚毅果敢之气淋然纸

笔。他任国事官时严惩胥吏,任湖南提点刑狱时,豪绅横行虐民,一一绳之以法。

传统知识分子大多有退隐情怀,他们在位时文死谏,武死战。而当他们在政治凶险加身或对权势齷齪无奈无望时,为了人格、气节的操守,就会寻找一处远离闹市的寂林梵土,或仍作高洁典雅文章,或孜孜授业于乡间僻野。

躲开了战乱和权术的涡流,柴中行兄弟肯定把南溪书院办得有模有样。否则,在书院走过了474年之后,即清康熙37年,皇廷也就不会将“全德名贤”的匾额授予书院,柴中行后裔们也就不会捐田五百亩以赡书院。

然而,书院现如今也摇摇欲坠,只剩下匾额还昭示我们,渐渐远去的人和历史。

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些连着祖先的养心养德的生命历法给丢失殆尽了呢?君不见,今天因“丢失”造成的创伤正在殷殷渗血,正在心的深处作疼。

收回思绪,再看匾额博物馆,感谢铜梁人在这座灯光并不亮堂的房屋里,小心翼翼保存了一份民族曾经亮堂的文明。

图片新闻



中新社供图

“物道·开新”艺术创意开展

本报综合报道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作品展近日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开展。此次以“物道·开新”为主题的作品展集中展出了学院79名学生的138件(套)优秀艺术创意作品,是学院传统工艺美术和现代艺术设计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近年来,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在非遗传人培养工作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先后开设了刺绣大专班、玉雕大专班等手工艺非遗班,还承担了文化部“中国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项目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优秀非遗人才。

诗歌园地

环保先贤赋

◆郭致铭

荀子

天地一合瑞气生,遵规守律物华兴。风调雨顺依积岳,鱼跃龙腾赖蓄澎。强本节源家国富,成德至善鬼神宁。卿曹重比金珠玉,法效先师太宇清。

李冰

一代青山巧运筹,因形导水向东流。雄碑不倒都江堰,浩气长存天府楼。国有良臣多盛世,民无祸患少忧愁。含羞自比真公作,不作虚功史自酬。

龚遂

平贼治乱寇枭雄,善断精谋以礼攻。弃武勤农除匪祸,持锄乐业树良风。植桑养畜八方富,种树生蚕一片葱。大汉贤官推德化,遂卿理政建奇功。

汉武帝

文韬武略驾长舟,荡乱开疆固九州。崇任阴阳甘露降,信由龙凤沼郊游。封禅欲种参天绿,乘笔神思征战休。罪己首颁轮台诏,瑕瑜不扰立春秋。

李泌

睿智折儒偏释道,西湖挺秀赖斯人。海潮涨落倾城患,竹管关开满处新。六井甘露源不断,一方玉露柳如春。而今每念贤德史,万唤千呼报国神。

白居易

情怀赤子一腔期,已报西湖风月知。六井重开甘露润,清官再造庶民熙。修身独善兼天下,为物横顽克己私。抚遍钱塘山水韵,白公堤上泪如丝。

历史故事

苏州染坊碑:我国最早的水质保护法令

◆香城

虎丘是苏州著名的名胜古迹,不仅有春秋时期吴王的遗迹,而且风景独特。史书上赞为“绝岩纵壑,茂林深篁,为江左丘壑之表”,素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北宋著名文学家更是对虎丘情有独钟,曾感慨道: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

而对于我们从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人而言,不知道虎丘“乃憾事也”。因为在虎丘山门口右侧墙壁上镶嵌的《奉宪勒石永禁虎丘染坊碑》,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水质保护法令,比英国1833年颁布的《水质污染控制法》早96年,比美国1899年颁布的《河川港湾法》早了162年。此碑高1.55米,宽0.73米,碑文34行,共计1400多字,立于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虽然碑石多有破裂,碑面局部剥蚀,部分字迹也已模糊难辨,但尚能看出苏州府当时颁布对虎丘染坊水质管理的概况。

明清时期,苏州的纺织业极为发达,正可谓城东半城,万户机声。国家便在此设立苏州织造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

在苏州织造任职。当时染坊的分工已经很明显,有蓝坊、黑坊、红坊、杂色坊和漂洗坊等。染坊沿着白居易主持开挖的七里山塘,集中在“最是一二等风流富贵之地”的阊门至虎丘一带。

那时,染坊大多采用植物染料,如染红色采用的是红花、茜草等;染青色采用马蓝、乌蓝等。此外,还要添加明矾等化学物质以及铜、铬等金属,浸染时就会有渣滓和有毒有害物质排出,于是出现了“满河青红墨紫”的景象。由于虎丘地区河道曲折较浅,常常导致“渐致淤壅河滨,流弊匪轻”,水质恶化,气味呛鼻,各村居民无不抱恨兴叹。于是120户地方人士联名信札,要求迁移染坊。

苏州府会同下辖的元和、长沙、吴县三县实地查看,觉得周边染坊确实污染了当地环境。遂颁布禁令:勒石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所有染作器物,迁移他处开张……如敢故违,定行究究。

令行禁止后,虎丘又恢复了青山绿水。有诗为证:七里山塘水软,一声橈棹一镜流。